封氏聞見記/卷八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歷山

齊州城東有孤石，平地聳出，俗謂之歷山。以北有泉，號“舜井”。東隔小街，又有石井，汲之不絕，云“是舜東家之井”。乾元中，有魏炎者，於此題詩曰：“齊州城東舜子郡，邑人雖移井不改。時聞洶洶動涤波，猶謂重華井中在。”又曰：“西家今為定戒寺，東家今為練戒寺。一邊（一本多“一邊”二字。）井中投一瓶，兩井相搖響泙湧。”又曰：“齊南郡里多沮洳，娥皇、女英汲引處。竊向池中潛刨來，澆茆畦土平流去。”炎雖文士，其意如是，則誠以為舜之所居也。

按，鄭玄云“歷山在河東”，應劭云“在雷澤”，皇甫謐云“在濟陰”，今東齊地名歷城，與舜耕歷山其名相涉，故俗人混同其說。在河東者近是。

二朱山

密州之東，臨海有二山，南曰“大朱”，北曰“小朱”，相傳云“仙人朱仲所居也”。按，朱仲，漢時人，《列仙傳》所載，不言所居。若爾，朱仲未居之前，山無名乎？此西北數十里，有春秋時淳于城。淳于，州國也。吳、楚之人謂“居”為“于”，古謂“州”為“朱”，然則此山當名“州山”也。漢末，崔琰於高密從鄭玄學，遇黃巾之亂，泛海而南，作《述初賦》，其《序》云：“登州山以望滄海。”據其處所，正相合也。

大朱東南海中有句遊島，去岸三十里，俗云：“句踐曾遊此島，故以名焉。”《述初賦》又云：“朝發兮樓臺，回盼兮句榆；頓食兮島山，暮宿兮郁州。”郁州，今海州東海縣，在海中。《晉書》：“石勒使季龍討青州刺史曹嶷，嶷欲死保根余山。”然則“句榆”、“根余”皆是一山，亦聲之訛變耳。

繹山

兗州鄒繹山，南面平復，東西長數千步，廣數步。其處生桐，相傳以為《禹貢》“ 繹陽孤桐 ”者也。土人云：“ 此桐所以異於常桐者，諸山皆廢地兼土，惟此山大石攢倚，石間周回皆通人行，山中空虛，故桐木絕響，以是珍而入貢也。 ”按，《漢書・地理誌》：“ 下邳縣西有葛繹山，古之繹陽、下邳也。 ”郭緣生《述征記》云：“ 繹山在下邳西北，多生梧桐。 ”則《禹貢》繹陽下邳者是也。

《鄒山記》云：“ 鄒山，蓋古之繹山，始皇刻碑處，文字分明。始皇乘羊車以上，其路猶存。 ”按，此地春秋時邾文公卜遷於繹者也。始皇刻石紀功，其文字（一本無“ 字 ”字。）李斯小篆。後魏大武帝登山，使人排倒之，然而歷代摹拓，以為楷則。邑人疲於供命，聚薪其下，因野火焚之，由是殘缺，不堪摹寫。然猶上官求請，行李登陟，人吏轉益勞弊。有縣宰取舊文勒於石碑之上，凡成數片，置之縣廨，須則拓取。自是山下之人，邑中之吏，得以休息。今人間有《繹山碑》，皆新刻之碑也。其文云：“ 刻此樂石。 ”學者不曉樂石之意。顏師古云：謂以泗濱磬石作此碑。始皇於瑯琊、會稽諸山刻石，皆無此語。惟《繹山碑》有之，故知然也。

羑里城

相州湯陰縣北有羑里城，周回可三百餘步，其中平實，高於城外地丈餘，北開一門，相傳文王演《易》之所。曹子建《詰紂文》云：“ 崇侯何功？乃用為輔。西伯何辜？囚之囹圄。囹圄既成，負土既盈，興立炮烙，賊害忠貞。 ”觀此意，見文王見囚之地，紂使負土，實此城也。未詳子建所據。

今按，此東頓丘、臨黃諸縣，多有古小城，或周一里，或一二百步，其中皆實。郭緣生《述征記》云：“ 彭城郡東有秅城，云是崇侯冢。自淮迄於河上，城而實中謂之‘ 秅 ’，丘壟可阻謂之‘ 固 ’。 ”然則小城而實，皆古人因依立冢，以為保固。子建所云“ 負土既盈 ”，或承流俗之傳耳。

大曆中，湯陰有一尉姓張，與數人同行，過羑里城，或問此是何城？張尉答曰：“ 此是郭令公圍相州時所築。 ”或曰：“ 此是羑里城，紂囚文王之處，何關郭令公築？ ”張尉曰：“ 某比在河南，寔不知文王與紂事，只將謂令公所築也。 ”

文宣王廟樹

兗州曲阜縣文宣王廟門內並殿西南，各有柏葉松身之樹，各高五六丈，枯槁已久，相傳夫子手植。永嘉三年，其樹枯死；至仁壽元年，門內之樹忽生枝葉；乾封二年復枯。俗稱千年木療心痛，人多竊割削之，樹身漸細。去地丈餘，皆以泥。累累泥封，猶不免焉。亦有取為笏者，色紫而甚光澤。肅宗時，二樹猶在。

廣德初，御史大夫李季卿河南宣慰，過曲阜，謁文宣王廟，因遍尋魯中舊跡。縣使一老人導引，每至一所，老人輒指云：“此是顏子陋巷，此是魯靈光殿基，此是泮宮。”季卿聞之，皆沈吟嗟賞，曰：“此翁真魯人也。”次至池水，復指之：“此是釣魚池。”季卿問曰：“何人釣魚？”老人對曰：“魯人靈光，常此釣魚。”季卿曰：“魯人敗矣。”又於路側見古碑，季卿問是誰碑，諸君並不能對。有一尉遽走至碑下，仰讀其題云：“李君德政碑。”走還白云：“李君德政碑。”季卿笑曰：“此與‘魯人靈光’何異？”

孟嘗鑊

青州城南佛寺中，有古鐵鑊二口，大者四十石，小者三十石，制作精巧。又有一釜，可受七八石，似甕而有耳。相傳云是孟嘗君家宅，鑊釜皆是孟嘗君之器也。至德初，胡寇南侵，司馬李伾毀其大鑊，以造兵仗；其小鑊及釜，僧徒懇請得免；至今以鑊燒長明燈，釜以貯油。

按，孟嘗君門（一本多此二字。）客三千人，當時應有此器。然至今千餘歲，累經喪亂，何能使茲二器，如甘棠之勿翦乎？或恐傳者之妄。

佛圖澄姓

刑州內丘縣西，古中丘城，寺有碑，後趙石勒光初五年所立也。碑云：“太和上佛圖澄願者，天竺大國罽賓小王之元子。本姓濕，所以言‘濕’者，思潤裏一作“理”。國，澤被無外，是以號之為‘濕’。”

按，《高僧傳》、《名僧傳》、《晉書·藝術傳》，佛圖澄並無此姓。今云姓“濕”，亦異聞也。大曆中，予因行縣，憩於此寺，讀碑見之，寫寄陸長源。長源大喜，復書致謝。

巨骨

李司徒勉在汀州，曾出異骨一節，上（一本作“止”。）可為硯。云在南海時，有遠方客所贈，云是蜈蚣脊骨。

又，太子少師薛萼為邢州留後，亦有大骨。面廣尺餘，形圓有兩耳，高可三四寸。云：“洺州人掘漳河古堤，於甕中所得。”刺史魏淩知萼愛奇，故封寄焉。題云：“閻老王尾膟骨。”淩與萼酒徒相狎，故有此戲。

大魚腮

海州土俗工畫，節度令造海圖屏風二十合。予時客海上，偶於州門見人持一束黑物，形如竹篾。予問之，其人云：“海魚腮中毛，擬用作屏風貼。”因問所得，云：“數十年前，東海有大魚死於岸上，收得此。惟堪用為屏風貼，前後所用無數。今官造屏風，搜求得此。”奇文異色，澤似水牛角，小頭似豬鬃，大頭正方，長四五寸，廣可一寸，亦奇物也。今人間大魚腮中翼毛長不盈寸，此物乃長四五寸，魚亦大矣。

《交廣記》云：“吳時，滕脩為廣州，人或言蝦鬚有一丈長，脩不之信，其人後故（一本多“故”字。）至東海，取蝦鬚長四丈四尺，封以寄脩。”魚腮長五尺，無足怪者。

竊蟲

人家有小蟲，至微而響甚，細尋之，卒不可見。俗人以其難見，號“竊蟲”，云有此者不祥。余曾覩此蟲，大如半胡麻，形類鼠婦，有兩角，白色。振其頭則有聲，或時暫止，須臾復振。牀壁窗戶之間、暗黑之處，多有之。拾遺孟匡朝貶賀州，作《竊蟲賦》，比之鬼魅，似都不識此蟲。

霹靂石

人間往往見細石，赤色，形如小斧，謂之“霹靂斧”，云：“被霹靂處皆得此物。”予曾於小朱山僧海德房中見一石，與前後所見者相類。問：“將此何用？”曰：“房中大石，往年被霹靂劈為兩段，於霹靂處得此，俗謂之‘霹靂楔’。偶然收之，無所用也。”

按，《玄中記》云：“玉門之西有一國，國中有山，山上有廟，國人歲歲出石礸數千枚，輸廟中名曰‘霹靂礸’，給霹靂用，從春至秋乃罷。”諸字書檢無“礸”字，《禮記》有雜金鑽、牛骨鑽，音為祖今（一本無“今”字。）合礸字，石傍與金相類，讀宜同矣。

盛弘之《荊州記》亦載南中雷神有洪五之事，然則俗傳霹靂之石，其信然乎？夫雷者，陰陽薄觸之為耳。激怒尤盛，或當其衝，則謂之“霹靂”。若以為神道譴怒而降之罰，又何待一拳之石以成其威耶！

魚龍畏鐵

海州南有溝水，上通淮、楚，公私漕運之路也。寶應中，堰破水涸，魚商絕行。州差東海令李知遠主役脩復，堰將成輒壞，如此者數四，用費頗多，知遠甚以為憂。或說“梁代築浮山堰，頻有闕壞，乃以鐵數萬斤填積其下，堰乃成。”知遠聞之，即依其言而塞穴。初，堰之將壞也，輒聞其下殷如雷聲；至是，其聲移於上流數裏。蓋金鐵味辛，辛能害目，蛟龍護其目，避之而去，故堰可成。

大曆中，刑部郎中程皓，家在相州，宅前有小池，有人造劍，於池內淬之，蛇魚皆死。予家井中有魚數十頭，因有急，家人以藥杵投之於井，信宿，魚皆浮出。知魚亦畏鐵焉。